

湖江
奇俠傳

平江不肖生著 十五集

上海環球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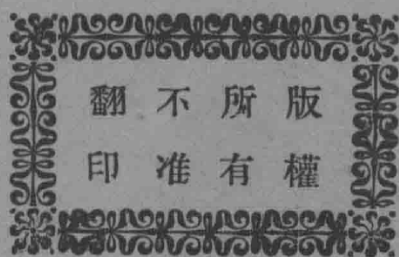
繪圖 江湖奇俠傳 (全五集)

「全部價洋十元零二角」

第一集至五集每集價洋六角

第六集至十五集每集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平江不肖生

印刷者 環球書局

發行所 上海大連灣路 環球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環球書局

總發行所 環球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煙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徐州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常德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甯波 溫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環球書局

江湖奇俠傳目錄

第十五集

平江不肖生著

一百二十五回

疑鬼疑神紅姑弄術

傷日拆足妖道敗逃

一百二十六回

探慘案柳遲冒奇險

誅惡霸桂武破奸情

一百二十七回

刀光閃處血濺塵埃

鐵彈橫飛強徒授首

一百二十八回

豪俠客當筵顯身手

邪教主陣上動妖兵

一百二十九回

現廬山小俠見師父

訴因由巾幗勝鬚眉

一百三十回

冤家路窄雌虎發威

仇逢道左蠹賊喪生

一百三十一回

矢志從師錯投黑店

驚心醜怪偶過狗村

江湖奇俠傳 目錄

二

一百三十二回

俠女技窮身陷盜窟

英雄飛劍大破賊巢



江湖奇俠傳

第十五集

不肖生著

第一百二十五回

疑鬼疑神紅姑弄術

傷目拆足妖道敗逃

題詞

半生奔走爲家國

浪跡江湖快事多

獨惜不平鳴不盡

任教豪氣也消磨

話說前集叙到常德慶。帶着李應龍等。奔至碧雲菴。忽然止步不敢進前。哭道人問他有什麼的難事。隨說隨把口一張。吐出一度白光。正欲越牆而入。那知常德慶一手扯住哭道人道且慢。俺有什麼難事。祇因



這菴有隻白額虎。形像非常凶惡。咱們……李應龍不待他說畢，便大笑道。老常你真是個飯桶。那道婆不比老虎凶惡麼。咱們尙要尋他鬥一鬥。這個孽畜。怕他做甚。常德慶又問道。哭道長的神旗。可攜帶來嗎。哭道人反問道。你問這事何故。常德慶道此菴有兩個小道姑。……哭道人也不待他說完。急笑應道。俺明白啦。他倆飛石利害。你可知俺的飛箭壓。包管他倆都死在俺手裏。邱廣海這少說閒話。咱們先搶進菴。斫倒他的樹椿。再往什麼別墅裏。分除他等枝葉吧。大眾說罷。各使了一個箭步。飛身上房。越進菴門之後。乃是一所很大的院落。他等這時。也不專恃常德慶引導。李哭二人。便搶步當前。邱廣海與劉長勝緊隨在後。常德慶反退到最後的地位。急先鋒。却變做壓隊的將官了。悄聲落地。分道經過大雄寶殿。各走到後殿裏面。見迎面乃是七開間的平房。黑暗如漆。哭



道人自命眼光尖銳。他便當頭前行。轉向李等說道。那道婆詭詐多端。此地秘密機關。必然不少。咱們前進。都須仔細要緊。大眾都點頭聽命。哭道人復又吩咐道。此去敵人必多。咱們祇有五人。應該分頭各幹各事。同聚一團。反多窒碍。咱們越過屋。就分五路。實行暗殺。祇須時轉五更。咱們不論如何得手。都在前院會齊吧。說時。哭道人便向前看去。祇見這後殿之中。乃是供的白衣大士神像。左右一排一排的几幾。分列成行。又像是一間齋堂模樣。並沒有什麼神秘構造。如是又轉進兩重房屋。都不見有一星兒燈火。寐靜無聲。如入無人之境。這時李應龍邱廣海劉長勝等。分作三路。從左右進攻。哭道人居中當先。常德慶緊隨在後。哭道人向前走着。隨時留心那菴中佈置。概與尋常菴院相等。並無什麼特異之處。他尤覺不解的。外傳那道婆除却教授的立門子弟甚多。就是他碧雲菴裏



。所收的女徒也很不少。但是他等已經過五重房屋。却不曾看着一個人影兒。豈外間傳言不實。還是那些道婆別有宿所咧。他一時狐疑不定。順路又走進第六重房屋。乃是一所花園。迎門橫隔着一道竹籬。籬上攀了許多青籐綠葉如障。左側有數株古松。大可合抱。高約尋丈。右側高築着一疊假山。山下石洞。可通行人。搭架得非常精巧。山側又栽修竹千竿。被夜風吹得瑟瑟作響。籬中遍栽了許多花草。雖如哭道人尖銳的眼光。一時也分辨不清誰紅誰綠。瞥眼之間。那山後有一重小閣。牕櫺虛掩。斜射出一縷燈光。自籬中透出。光燄作慘綠色。閃灼之際。含有鬼氣。哭道人驟見一縷燈光。頓然欣喜道。這必是那道婆住宿之處。他急吐出劍光直飛向前。誰知被竹籬橫隔。除却由石洞之中穿過。別無門徑可通。於是他走近洞口。忽覺洞內陰氣撲人。又怕其中暗設機關。引誘他等入彀。



他便在山側徘徊了一會兒。難決進退。復見常德慶業已趕來。他便說道。老常俺須在此闢一法門。不許敵人越出一步。你可先進洞去。窺探虛實。速來報告。常德慶那知他的用意。便一番身。向石洞之中冲進。哭道人一見常德慶安然。他那裏新闢什麼法門。接着大踏步價。也挺身進洞去了。接說哭道人進洞之後。他又搶在常德慶之前。使一箭步。飛到閣前。隱身在牕櫺之間。向閣內窺探。頓覺喜出望外。原來這座小閣。名叫如是閣。乃是紅姑修煉之所。平日他修真煉氣。以及實做他種種動靜功夫。都在他這所如是閣裏。至親密如立門子弟。柳遲甘聯珠等。無分男女。都不敢進窺一步的。那如是閣中。四壁都是許多神像。一眼望着。足有四十餘軸。全是達摩禪師的化身。此外四壁空空。居閣之中。橫設一案。陳列着很多經卷。案後高鋪着一個蒲團。比時紅姑身披一襲深黃布的道袍。頭戴一



頂六合朝天的道冠。手拈了一串佛珠。閉目打坐。正在那蒲團之上養靜。哭道人一見大喜。便暗忖道。紅姑……紅姑……這也是你惡貫滿盈。天網恢恢。今夜可死在俺手了。他這時想着。也不遑顧慮。急使了個飛燕入簾勢。一埒身飛近紅姑的案前。他就運足那平生的內功吐出寶劍。使盡九牛二虎之力。直向紅姑頂門砍下。祇聽砉然一響。火星四暴飛起。好像劈在一方巨石之上。那寶劍向上直躍。嚇得哭道人一驚。幾乎失魂喪胆。急收回劍光。再看紅姑。並不會少動些須。安然無恙。仍舊閉目靜坐。哭道人一見這般形狀。他便大知不好。急翻身就想逃走。復又止步。默忖道。那必定是尊石像。那道婆慣用騙術。俺可不受他的欺騙。忙轉身細看。並不見他絲毫移動。因此他就認定紅姑。乃是一尊石像。他轉身走近紅姑身側。剛要伸手撫摩。不防閣後飛出一丸。恰巧擊中哭道人右眼。打得他眼珠暴



出。鮮血直流。向後幌退幾步。險些兒栽倒閣中。勉強撐支着身兒。說也奇妙。那閣後飛出來的一粒石丸。如以球打球的一般。那石丸嵌在哭的右眼之中。正好替代他的眼睛。那長一行短一行的鮮血。將他滿臉洩得如赤臉關二爺一般。方要轉身出閣。祇見閣後又飛出一丸。哭道人見事不妙。急一閃身。又打中他的右股。便哎呀一聲。他就翻身逃走。復聽紅姑說道。哭道長今夜的干支不利。你還是回寨。多休養幾時吧。哭道人一聽這話。怎敢再說什麼。連忙逃出如是閣。八方去尋找常德慶總尋不着他的蹤跡。纔要俯身出洞。忽山石之側。迎出一個女子。這時哭道人的右眼失明。也說不到尖銳。恍見那個女子。亂髮蓬頭。未加整理。手橫一把軋鐵刀。攔住他的去路。道。你白跑一跑。太不值得。應當留些兒紀念呀。哭道人明知他所說。不是好話。便破口大罵道。黃毛丫頭。你他敢侮俺



嗎。他說時。就吐劍劈面飛來。那女子也急吐了一度紅光向前一架。其聲嗆啞啞。響了幾下。暴出許多火星兒。兩人都暗自喫驚。急將劍光各自收轉。哭道人見那女子的本領。不比自己差弱。他也就無心戀戰。就此轉身逃走。誰知他一轉身時。不知怎樣。被那女子扭住了他的左耳。祇聽那女子笑道。這個小頑意兒。也是好的。接着哧的一聲。哭道人的左耳。却被他割却。此時哭道人越加心慌。也顧不得疼痛。他便雙手抱着腦袋瓜兒。方要轉身之際。他忽然想到身旁。尙携帶有十二隻靈旗。自二郎神顯靈之後。尙未曾試用過一次。今日料定那女子的道行。未必高尙。正好趁此拏他祭旗。他想着。急伸手取出一隻黑旗。形如掌大。又轉身搶過上風。直向那女子招展靈旗。欲勾攝敵人的魂魄。誰知他拚命的招展靈旗。那女子仍舊酣戰無恙。他見事事都不順手。便急收起靈旗。掩着



被割的耳門就跑。這一口氣。奔到最前的廣場之中。掉臉一看。可怪的那個女子。並未向前追趕。他越加驚疑不定。不知紅姑及他的弟子們。鬧些什麼玄虛。哭道人正驚魂不定。忽見二漢。擁着一人前來。哭卽凝神細看。乃是邱廣海。劉長勝二人。扛着李應龍來了。這李應龍的右腿。業已折斷一節。李應龍伏在劉長勝的肩上若昏昏發迷似的。哭道人一見這般形狀。頓覺心酸了一陣。接問其故。邱廣海發急道。此時那能再說閒話。眼見東方快發白。這高門牆。咱們怎麼跳得出去呀。哭道人忽被他提醒。暗想自己雖然可以飛出。但係他們又如何能逃走得呢。他使焦急得踱來踱去。不住價長嗟短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兒。他等正在進退爲難之際。忽見一個老道人大聲將看門的道人喊醒道。纔奉老師傅特命。吩咐咱們特開中門。恭送什麼李寨主哭道長出菴。不可怠慢。李等聽說。雖然各



覺慚愧。無地容身。但是眼見可以跳出龍潭虎穴。倒也是一樁幸事。未幾。祇見菴門大開。忽地門前燈光通明。照耀如同白晝。看門的道人。以及十多個齋公。分站兩旁。都同聲說道。諸位下次再來。可以直呼開門便了。越牆而進。實在有些太不雅觀啦。李等聽着。明知他等是明勸暗罵。誰也不敢作聲。便匆匆的仍由邱廣海劉長勝二人。半扛半扶。共擁着李應龍逃去。這時。哭道人手撫右眼。一趺一跛的。大眾垂頭喪氣。走出了碧雲菴。比時天色已漸覺發亮。他等走不多遠。便在路旁休息。互相討論。這應往何處投奔咧。邱廣海劉長勝二人之意。仍想回到高陞棧。再謀往他處的办法。李應龍此時已蘇醒轉來。他便與哭道人會商了一會。都不願再回寓所。彼此爭論了許久。哭道人復又想道。常德慶現往何處去啦。大眾聽着。都四下遍望。果然不見老常的影兒。彼此都很覺驚異道。



這真奇怪。他難道也葬送在菴院中嗎。哭道人冷笑了兩聲道。不必管他。他自有安身之處。咱們究往何處投奔。這是最要緊的。李等聽着。都沒有主意。最後還是哭道人說道。如老李這般形狀。想要遠行回寨。驟然也很不易的。再說回高陞棧罷。也更加不甚雅觀。如俺的意見。俺與老李同往一所小客店住宿。邱劉二兄。重回高陞棧。趕緊專劉興等回寨。報告唐老太爺。快些派人迎接老李。這是最緊要的。邱劉二人。也都以此說爲是。便催了一輛二把手的小車。先將李哭二人。扶上車輛。邱劉二人。便跟隨在車後護送。直行到汴梁東城之側。那街市非常幽僻的所在。尋着一處大安客店。平日專住騾馬車輛。以及車夫雜役人等。北地稱做檔子。凡那街市上。稍露頭角的人們。都不願光顧的。李哭二人。特尋着這個所在。好不容易。纔在屋後。找尋得一間單房。乃是土牆土壁。絲毫不曾



見有粉飾。那房間正中。端砌着一個土坑。臨簷之下。乃是兩扇蘆牕。那牕上還有些破紙條兒。裹着許多蛛絲塵網。被風吹得呼呼作響。邱廣海劉長勝等。便將李哭二人扶進客房。草草的用罷晨餐。李應龍便催着邱等去高陞棧。並尋找外科醫生。邱劉等便匆匆辭去。方出門的時節。李應龍便牢牢囑咐道。財寶。最好找他來走一躺。哭道人冷笑道。你真是個多情漢子。我看你也不必三心二意。就將財寶送過來罷。邱劉等聽着。都暗笑着而去。接說邱廣海等改換了衣服。離開大安客店。一直奔到高陞棧。這時劉興王莊兒二人。已往街市中。散步未歸。祇有小財寶一人。冷清清的坐在客房裏打盹。邱劉二人。急冲進房。小財寶猛的被他倆驚醒。急迎問道。李爺可回來嗎。邱廣海便順着身兒。向財寶的床榻上一躺。連着打了兩個呵欠。劉長勝又向財寶迎面坐着。接笑道。李爺念你得很。他就與



你去咧。小財寶聽說。頓時臉色一紅。斜瞧着劉長勝笑道。劉爺。你少開些頑笑吧。邱廣海便一蹶劣坐起身道。誰高興騙你。不信。少時你跟着咱倆走去。就知道了。小財寶見邱廣海那般。形狀不像是說謊的神情。他便半驚半喜。又想了一會兒。纔說道。邱爺。他說着。急起身走進榻前。一歪身兒。就坐在邱廣海的身側。伸手在邱廣海的肩頭。搖了幾搖道。可是真的嗎。他在現在那裏。你若祇帶俺到寨子裏去。俺死也是不去的。他說時。又扭了兩扭道。好大爺。你可莫要騙俺呀。他接着。又向劉長勝睜了兩眼。當時邱劉二人。都覺周身癢癢了一陣。早忘却夜間的苦痛。那邱廣海正坐他的身旁。祇聞得一陣一陣的香氣。直向他鼻孔中撲進。他便伸手捉住小財寶的手腕。祇覺溫軟如棉。細嫩滑手。一時也不知說什麼話兒纔好。兩眼瞪着小財寶發怔。不因不由。頓覺他的小腹之下。高頂出